



【人生随想】

给朋友写首哪怕再烂的诗

□肖复兴

天坛百花亭前甬道两旁，西府海棠盛开的时候，游人很多。那天，我坐在长椅上画海棠花和看花的人，一位妇女从我身前走过去几步，又折了回来，站在我身边好半天，我以为她在看我画画。常在天坛画画，看的人多，练就的脸皮厚了。谁想，我快画完的时候，她突然问我：你是不是姓肖？我点点头说是，她接着说：你就是肖复兴，是不是？我仔细看了看她，七十岁上下的样子，想了想，好像并不认识。她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立刻说出一个名字，然后问我：还记得不？

当然记得，是我小学的同学。那时，他家住北官园，我家住打磨厂，离得很近，我常到他家玩。印象最深的是四年级的寒假，他给我一张戏票，让我去广和剧场看戏，京戏《四进士》，他爸爸演毛朋。是一场业余演出，他爸爸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，也是票友，过了一把戏瘾。我不喜欢一句词咿呀呀唱半天的京戏，看到半场，竟然睡着了。再去他家，他爸爸问我戏演得怎么样，我支支吾吾说不上来，觉得怪对不住这个同学的。

我们一直到初中都是同学，同样爱好文学。初二，班上办了一个板报《小百花》，我和他是主要文章的写手。上高中的时候，他考到另一所中学，来往少了。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第二年，小学同学聚会，又联系上，才知道他和我一样，当年也去了北大荒。北大荒地方太大，彼此没有音讯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两人后来都考上了大学，算是赶上了人生的末班车。

聚会那天，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，说他爸爸还记得我，最近在报刊上看到我的文章，常说起我。他对我说：你要是能去我家，我爸不知得多高兴！

我去了他家。他家已经搬到复兴门外的楼房里。他告诉我，是他爸爸落实政策后新分的房子。算算有十多年没见了，他爸爸妈妈见到我非常热情，赶上饭点儿，非留我吃饭不可。饭后，他爸爸兴致来了，清唱两口京戏。那一阵子，我常到他家，我们两人都还喜欢文学，我便带去我写的诗，读给他听，让他提提意见。我没有太在意，他还有个妹妹，比他小七八岁，也常坐在一旁听。

这便是我在天坛见到的她。一晃，四十多年过去了。

想起来了？她问我。我忙点头，说出她的名字：你不是小芬吗？我第一次去你北官园的家，还没有你呢！

后来你去我们新家，常带你写的诗给我们读。我听不大懂，也爱听。印

象最深的，有一次你写的什么风的诗……她笑着说起往事。

那时候，我和她哥哥都刚三十岁，依然对诗一往情深。她说的那首写风的诗，我却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。

我和她哥哥大学毕业之后还有联系，后来彼此都忙，渐渐断了联系，想想有小四十年了。我问起她哥哥和她爸爸妈妈，她告诉我都去世了。这让我很吃惊。她爸爸妈妈年龄大了，去世了，能想象得到，她哥哥和我一般大，怎么这么早也走了呢？

我哥他什么什么都不顺，心情一直不好，又遗传了我爸爸的高血压、冠心病，前几年，一个跟头倒下，就再也沒起来。

眼前的西府海棠开得正旺，却一下子和我一起伤感得失去了颜色。小芬劝我：什么人什么命，我哥的性格太闷，遇事爱憋在心里。我就劝他，憋在心里憋成蛆，管什么用？他不听呀！

在天坛，我和小芬聊了好久，最后送她出天坛北门，问她家还在复兴门吗，她说，现在她自己的家住在那里。在车站等候公交车的时候，她邀请我去她家。我客气地说：有时间一定去！这话她不爱听，问我：什么叫有时间呀？然后，快人快语道：甭管你有时间没时间，都得抽空去我家一趟！我还有东西给你呢！

这让我没有想到，问她：什么东西？

这我先不能告诉你！她冲我卖了个关子。

没过几天，我去了她家。应该是轻车熟路，却费周折找了好久。几十年未去，变化太大，周围建起了好多高楼大厦，原来她家住的那几幢楼房显得破旧，有些老态龙钟，夹在新楼群之间，好像有意做个时代变迁的对比。不过，还是在复兴门，命定般，她家和我有着缘分，即使她哥哥不在了。

她家重新装修过，和我印象中的不大一样。记忆，在几十年时间如水流逝的冲刷下，变得不可可靠，青春往事，变得遥远而不可捉摸。

她很高兴我的到来，坐下没一会儿，她就拿出一个笔记本，是那种牛皮纸的工作日记本，递给我看。笔记本有年头了，纸页都已经卷角，有些褪色污染的封面上，用钢笔写着她哥哥的名字，是用那种鸵鸟牌的纯蓝墨水。那时，我们都爱用这样的墨水写字。

你哥哥的？我问。

她点点头。

里面抄的全是诗。我以为是她哥哥当年写的。

她对我说：你再好好看看！

我仔细翻看着，觉得有些像我写的诗，但不敢确定，有些似是而非，当年我写过这么多诗吗？

真的是你写的，你忘了吗？当年你到我家里来，都是把诗抄在一张纸上，读完之后，我哥就把这张纸要过去，你走后，他就抄在这个本子上。说着，她翻笔记本，翻到一页，对我说：你看！这就是我在天坛对你说过的写风的诗。别的诗，我也不大懂，就这首诗，印象很深！

题目是《写给风》，诗很短，只有几小段：

冬天，你是个漂亮的白雪公主，
你所到之处，
都撒下洁白的花瓣。

春天，你是个神奇的画家，
你涂抹的地方，
都变成五彩缤纷的画卷。

秋天，你是个卖金子的商人，
你真是太大方了，
把所有的树叶都镀上一层金光。

夏天，你是个顽皮的孩子，
你在草地上撒泼打滚，
又吹起一只只蒲公英的喇叭。

对这首诗，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。回忆一下，似乎是不再去他家后，便也不再写诗了。一切，被我抛弃得那样快，却以为是无疾而终。

但是，读完之后，我非常感动，不是觉得这首诗写得好，而是为我的这位老同学。他居然还抄下了我的这些幼稚蹩脚的诗。我很惭愧，后来和他竟然没有了联系。有的朋友，即使见不到面，即使你把他忘了，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着你，鼓励着你，就像风，看不见，却吹拂着你，温暖着你。

手里握着这个笔记本，我说不出话来，头不敢抬，不敢望小芬。四十多年的时光无情地流逝，却又有情地留在这个笔记本上。

小芬对我说：你把这个笔记本拿走吧。我哥不在了，留个纪念吧！

我不知说什么好，手里的笔记本沉甸甸的。

我想起了前几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，那里是作家冯内古特的家乡，有一次参观冯内古特纪念馆，看到当年他写过的一段话，大意是：“艺术是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，能够让你的生命、让你的灵魂成长。比如，你给朋友写首诗，哪怕写得再烂。”抄在朋友笔记本上的我写的诗，写得再烂，即使不能让我的生命和灵魂成长，却能够慰藉我的心，还能够拾起那些被自己遗忘的友情和记忆。

□李学朴

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。夏日，让我们呷一口飘香四溢的茗茶，品味先贤咏茶的联语，感受中华茶文化的魅力。

诗中已成茶联最早的当数西晋张载《登成都白菟楼诗》中的一句“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区”。唐诗中被引为茶联的，有名的有颜真卿等六人《五言月夜啜茶联句》中陆士修的一句“泛花邀坐客，代饮引情言”。联中虽无茶，却由“泛花”引人更多一丝遐想。诗圣杜甫亦写有不少茶诗，后人取其一句“落日平台上，春风啜茗时”，悬挂于茶室书斋之上。唐代诗僧齐己的“碾声通一室，烹色带残阳”，则多了几分山林之人的色彩。

古代的题茶馆联常把名茶重点推出，以招徕顾客：瑞草抽芽分雀舌，名花采蕊结龙团。联中的“雀舌”“龙团”都是名茶。宋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云：“茶芽，古人谓之雀舌、麦颗，言其至嫩也。”欧阳修《归田录》云：“茶之品，莫贵于龙凤，谓之团茶。”“雀舌”“龙团”入联，既代称贴切，又对仗工稳。

有一副题茶叶店之联用典精当，颇引人注目：陆羽谱经，卢仝解渴；武夷选品，顾渚今香。上联引出茶史上的名人，陆羽是《茶经》的作者，他精通茶道，被誉为茶神；卢仝因写有《谢孟谏议寄新茶》，有所谓“卢仝七碗茶”的典故。下联推出茶叶店里的名茶，以展示所卖茶之品位。

宋代文豪苏东坡病中游杭州诸寺，喝了七碗茶，诗兴大发，题诗于寺壁，后两句就是一副绝妙茶联：“何须魏帝一丸药，且尽卢仝七碗茶。”诗人妙用两个出名的典故，一出魏文帝《折杨柳行》，诗记魏帝游西山，得仙人赐一丸药，“服之四五日，身体生羽翼”；一出唐代卢仝“七碗茶诗”，诗记饮茶的感受，碗碗不同，喝到第六碗，便“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苏翁此诗句是说，他不爱仙丹而爱茶，与其盼仙人赐药，倒不如像卢仝一样煎茗自饮，七碗茶下肚，“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此句是对茶最好的赞语，对仗工整，茶韵空灵。古今茶店、茶馆爱书此诗句作联，上海淮海路黄山茶叶店便书此茶联，使其成为茶的最佳广告。

宋代茶诗中亦有人选出其中佳句以为茶联，高居宋代诗句茶联之首的是那句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从来佳茗似佳人”。前半句出自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，后半句出自《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》，两句信手拈出，浑若天成。此联昔时挂于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。另一位宋代诗人陆游因茶诗写得多，其中被人选出以为茶联者也多。“客抱琴来聊淪茗，吏封印去又哦诗。”《岁晚怀故人》，一幅闲云野鹤之图景，可又有几人明白此联所蕴之情怀？诗人一生为收复北方失地而奔走呐喊、献计献策，只是南宋朝廷却置若罔闻。屡遭打击之后，诗人的激愤之情无以表达，鼓琴煮茗遂成了他聊以遣怀之首选。

有副茶联读起来妙趣无穷：一杯清茶解解元之渴，七弦妙曲乐乐师之心。相传为明代才子解缙与一姓乐的乐师所作。解缙乡试第一，中了解元，游山时闻《高山流水》古曲，循声认识了隐居的乐师。乐师姓乐，有意要考考这位新科解元，给他一杯茶，出了上联：一杯清茶，解解解元之渴。这即情即景的上联，三个叠字，刁钻古怪，对起来难度极大。解缙毕竟是文坛奇才，拨动乐师的七弦古琴，对出下联：七弦妙曲，乐乐乐师之心。上下联都用了三个叠字，妙用汉语一字多音、一字多义的特点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實在是茶联中的妙品。

明代茶联已大行其道，渐与茶诗各走一途，从诗中引出茶联者较少，而由书法家刘炳森所书，挂于西子湖畔“莠翠堂”茶馆的一联“泉从石出情宜隐，茶自峰生味更圆”，却是出自明代诗人陈继儒的一首茶诗《试茶》。清代诗人高士奇所写茶诗中一句“清泉烹蟹眼，小盏翠涛凉”也被人引为茶联。联中对仗似不工整，但以蟹眼喻沸水，以翠涛比茶汤，借古人意而翻出新境，又加上“清泉”“小盏”二词，使人颇感小巧清心之意，也属难得。同时代孙觥《李茂嘉寄茶》律诗中一句写茶之形状入木三分，亦常常被人挂在口上，成一茶联：“蜜珍分到谪仙家，断壁残璋裹绛纱。”细细读之，方得知是描绘茶砖之形：断壁是指被敲碎之饼状茶（被称作龙凤团茶），残璋则指碎了的条形茶（一般被称作“长寿玉圭”），用意之妙，谐音之趣，令人叫绝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夏日品茶联